



王沂力/著

独臂上将 彭绍辉

解放军出版社

独臂上将彭绍辉

王沂力／著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独臂上将彭绍辉/王沂力著.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07

ISBN 978-7-5065-5372-8

I. 独… II. 王… III. 彭绍辉 (1906~1978) —传记 IV. 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25876 号

书 名: 独臂上将彭绍辉

作 者: 王沂力

责任编辑: 孙阿冰

封面设计: 张禹宾

出版发行: 解放军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66531659

E-mail: jf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16

字 数: 390 千字

印 张: 34.25

印 数: 6000

版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5-5372-8

定 价: 39.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序

我的父亲彭绍辉生于1906年，转眼已是百年。

父亲走上革命道路，其中有偶然也有必然。说偶然，大革命时代农民运动在湖南开展得最普遍最深入，作为老乡的毛泽东给父亲以革命启蒙，父亲从军的部队恰恰是彭德怀所部等等。说必然，在中国灾难深重的20世纪20年代，军阀混战逐鹿中原，帝国主义正日趋一日地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所有负担又层层转嫁给城乡劳动者，最终逼上梁山，爆发了革命，这是父亲和许多红军战士共同的历史背景，沿着他的成长道路，也能够感受到千千万万革命志士的成长历程。父亲由最初的追求自身出路，转而追求国家、民族的生存出路，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给予父亲人生最重要最关键的影响，也正是由于获得了与父亲同样的千百万劳动群众的拥护，中国共产党人才最终建立了新中国。

共产党人并非天生的胜利者，革命的道路是漫长曲折的。父亲经历了中国社会不同的历史时期，晚清的腐朽，民国的混战，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也经历了党内的历次斗争，从中央苏区的反“AB团”、长征路上调往红四方面军后的遭遇，以及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父亲一度被加以“莫须有”的罪名受到迫害，国家和民族的

命运其时也在经受严重考验。长期革命生涯使父亲经受了锻炼,因此对不期而遇的磨难父亲能够坦然面对,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父亲去世后,常常看到听到他的老战友写文章或谈话,回忆当年运动中,父亲慎重为他们做出公正的证明,避免了无辜的打击。

父亲忠诚于他所献身的事业,历经长期革命战争,六次负伤,身中七弹,失去左臂,但从不气馁,以超出常人的毅力和勤奋,坚持战斗,坚持工作,坚持学习,成为一个不平凡的人。

父亲只读过两年私塾,文化程度不高,但是努力学习,几十年不中断地记日记。在长期革命战争中他注意学习理论,研究战略战术,每次作战都要总结经验教训,写成文章和教材,其中许多篇发表在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等各个时期的我军报刊上,这些文章是我军对敌斗争的真实记录和思考,也具有宝贵的军事学术价值。父亲多次在红军学校、红军大学和抗日军政大学担任教学及领导工作,后来在军事科学院除担任领导工作外,还具体主持领导全军军事条令条例编写工作,在军事科学军事理论方面颇有建树。

从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时期,从地方部队到总部机关,父亲总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尊重上级,团结同事,爱护部属。父亲始终保持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他向身边的工作人员交代,对来访的群众千万不要冷落,父亲对群众来信来访,总是做到有信必复,有问必答,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

长征途中,父亲为维护党和人民军队的统一,在刘伯承、朱德等领导下,与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为实现其篡党夺权的目的组织“第二武装”,张春桥、王洪文凭借其在党内和军内窃取的领导地位,向

总参谋部施加高压，强行在全国推行上海“民兵指挥部”所谓“新鲜经验”，父亲旗帜鲜明地与“四人帮”进行斗争，在叶帅的领导下，坚持民兵工作的正确方向，最终使“四人帮”搞“第二武装”的阴谋没有得逞。

父亲经历了无数战斗，无疑更深地体会到和平的宝贵，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在长期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期间，一心系于军队建设，为祖国和人民的安危竭尽全力，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父亲以身作则，家教严格，常常教导我们不要摆干部子弟身份，不要脱离群众，要踏踏实实真干。父亲在总参任职多年，从未安排任何亲属子女。并且为子女定下家规，“只要我在总参工作，就不允许你们到总部机关来，你们要多在基层部队中锻炼！”

记得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曾经意外地得到父亲一次表扬。上世纪70年代初期，父亲在城里三座门上班，我们家在城外西郊，他每星期才能回家一天，那时我们见到父亲都感到非常高兴。我家当时住在北京西山郊外，学校却在永定路，相隔20多里，住在学校，只有周末才能坐班车回家。一次，放学后贪玩，错过了班车，只好步行回家。走了很久才到家，心里自然委屈，就向父亲提意见，说有的同学家长用小汽车接送他们，我们却要乘班车。父亲听后严肃地说：“小汽车是组织上让爸爸工作用的，不是接送小孩上学的，比起工农子弟，你们的条件优越得多啦，以后千万不要有特殊的思想。这次你做的不错，一个急行军赶回了家，好！”原以为这次误了班车会受到父亲严厉批评，可是父亲却因为我步行回家给予了表扬。

1968年，我应征入伍。临行前，父亲来到我的房间，先检

查了一下我的背包，又提起来，掂了掂，语重心长地说：“志强，你现在当兵，要比我那个时候到处找毛委员、找部队好多了。你当了兵就要有兵的样子，不要当浑身娇骄二气的少爷兵，更不要因为爸爸是领导而搞特殊。你得记着，爸爸是一个合格的老兵！”

1970年8月，我所在的部队接受国庆阅兵任务，我很高兴，当兵两年，还没有回过家，这次到家门口训练，真想一步踏进家门看看想念的父母。可是阅兵训练十分紧张，我就没有提请假要求。阅兵结束，部队休整，领导让我回家看看。当父亲知道我在家门口训练近两个月，严格要求，自己不搞特殊，特别高兴，连声说：“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我儿子为训练久住家门而不回，好啊，好啊，这样，我就放心了！”

父亲终生保持了劳动人民的本色，无论是作为一名红军战士还是八路军旅长，无论是担任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还是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他自觉做到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波及北京。猝不及防中父亲摔倒在地，惊慌中我扶起父亲，发现他的肩部擦伤了一大块，我紧张极了，主要是担心父亲的动脉瘤出问题，劝他赶紧到楼外边。可是父亲顾及的不是个人的安危，他立即召集工作人员，走出大门，到居住在周围的市民家中看望，查看民房被震的程度，了解人民群众的受灾情况。当他得知周围有些群众在盖防震棚中缺少材料时，马上让秘书和有关部门联系，帮助解决。两年后，当父亲去世的噩耗传来，周围的群众都纷纷来到大门口，很多人都哭了。一位老人流着泪说：“这位首长可好了，平时见了我们可亲了……”

这些看起来都是很平常的小事，可是却那么刻骨铭心地

留在我的记忆中,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消逝淡化,我永远为父辈感到骄傲和自豪。

父亲的历史,不是他一个人的历史,那是一代人的历史,也可以说是我们国家民族的一段历史。父亲出身贫苦,祖辈世代居住于湖南偏僻的山村,上世纪20年代大革命的风云,深入影响到他原本非常封闭的乡村生活。清朝末年、民国初期的中国,正处于一个新的百家争鸣的时期,各种主义思潮在中华大陆风起云涌,可是最终能够深入乡村,深入劳苦大众人心的是马列主义的革命思想。父亲由起初希望改变自己本身苦难的生活开始,参加到农民运动中去。大革命失败后,为躲避地主老财的报复而远走他乡,最终在毛泽东、彭德怀、黄公略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引导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红军和中国共产党最危机的时期,父亲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以后,父亲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到了一起,历经了中央苏区的五次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父亲作为无数牺牲战友的幸存者,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上将。父亲在大革命的洪流中投身革命,不仅改变了自身的命运,而且与众多老一辈革命家一起改变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这就是父亲生命中最可宝贵的价值所在。

父亲去世已28年,2006年是父亲诞辰一百周年,做儿女的想为父亲做点什么,母亲也一直有这个心愿,希望能为父亲出一本传记。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经历长期革命战争锻炼,成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将领,自有其值得纪念之处。遗憾的是时光飞逝,许多老同志不在了,很多事也淡忘了,现在能采访到的父亲的老战友、老同事也已经很有限,这给父亲传

记的写作带来很大的困难。加之自己平时工作忙,帮助整理出版父亲的日记经历了整整十年时间,父亲的传记写作一直迟迟未能进行。欣喜这一愿望终于可以实现,我的一位作家朋友——王沂力爽快而充满激情地承担起父亲传记的写作。

在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军事科学院、解放军出版社等单位的重视和支持下,《独臂上将彭绍辉》在父亲的百年诞辰之际顺利出版。

父亲百年诞辰,谨以《独臂上将彭绍辉》献给父亲,以此表达对父亲最深切的怀念。

父亲永远活在我心中!

彭志强

2006年9月6日于北京小西天

目 录

引言——1906 这一年·····	1
第一章 满伢子从军·····	5
第二章 绿色的山冲·····	37
第三章 成长的代价·····	49
第四章 第 35 号勋章·····	61
第五章 少共国际师师长·····	85
第六章 长征中的故事·····	123
第七章 艰苦抗战晋西北·····	173
第八章 抗大七分校·····	217
第九章 吕梁岁月·····	243
第十章 进军大西北·····	319
第十一章 远去的第七军·····	343
第十二章 授衔时刻·····	361
第十三章 从训练总监部到军事科学院·····	375
第十四章 20 余载副总长·····	397
第十五章 最后时光·····	471
生平大事年表·····	493
参考书目·····	531
后记·····	535

引言——1906 这一年……

1906 年，中国历史走进了大清王朝的光绪三十二年，传统农历的丙午马年。

这是一个世界和中国都急剧裂变的年份。

当年最具威力的裂变，要算维苏威火山的又一次爆发，而最具潜力的裂变却是普朗克“量子论”的提出。1906 年的火山没有将世界吞没，却在量子论的引领下，进入核物理的研究和应用时代，更加可怕的裂变——原子弹、核弹即将问世。

1906 年人们眼中非常神奇的事情，要算法国的加布里埃尔和查尔斯·沃森兄弟开办的第一家生产飞机的工厂，以及美籍加拿大人费森登在圣诞节前夕采用无线电调制技术广播了音乐和讲话——停泊在新英格兰海岸船只上的报务员们，惊奇地听到耳机里传出亲切的圣诞祝福声——人类真的要像鸟一样成群地在天上飞？真的可以让自己的声音变成无线电波传到世界的任何地方？

1906 年 9 月 1 日（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光绪帝颁布《宣誓预备立宪谕》。千余年中华帝国的根基，在预备立宪的改良中晃动了。起因是前一年，日俄战争爆发，小小的

日本打败了地大物博的沙皇帝国，朝野上下普遍认为日本以立宪而胜，俄国以专制而败，晚清政府试图将中国的君主专制体制向接近民主的君主立宪政体转变。

1906年孙中山在新加坡晚晴园主持制定《同盟会革命方略》，规定了同盟会坚持武装斗争以实现三民主义的战略和策略。

1906年清政府举行竞争激烈的留学生考试，这是1905年废除科举制以来短短的一年中的第二次留学生考试，学子们可以不再用八股文的单一方式进入仕途，可谓几家欢乐几家愁。

1906年陇海铁路郑州段修建完成，与京汉铁路形成十字交会，中华大地上的交通动脉格局初步形成。

1906年，日本把中国大连的“尼古拉耶夫”广场改名为“大广场”，标志大连由沙俄殖民地改为日本殖民地。日俄两国交战，最后瓜分的却是中国的土地与资源。许多年后，大广场更名为中山广场，1906年大广场设立的日本横滨正银行，其旧址现在是中国银行辽宁分行。

1906年，22岁的湖南湘潭人刘道一，受同盟会黄兴的委派回国，准备在浏阳、醴陵发动武装起义，被清政府逮捕杀害，成为为中国民主革命而牺牲的第一志士。

……然而这一切，对偏远中国乡村的影响力是那么的微弱，封闭的乡下，人们根本不知道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仍然在千百年的自然法则中生、老、病、死。贫穷却不乏生机。

还是1906年，一首充满童趣却不乏锐气逼人的小诗从一个并不知名却很有些灵气的少年笔下流出：《七绝·咏蛙》“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诗的作者就是后来改变中国命运的毛泽东，那时他只是
一个 13 岁的农家少年，正在湖南湘潭韶山冲私塾读书。

仍然是 1906 年，一个男婴在湖南省湘潭县杨林乡纯和
村降生。

纯和村离韶山冲不远，只有 16 里。

这一天是光绪三十二年的七月十八日（公元 1906 年 9
月 6 日）。

父亲彭本立并没有为小儿子的出生有半点笑意，他一直
蹲在屋外小而空旷的院子里，一根竹杆铜锅的旱烟袋端在手
里半天都没有动一动，他甚至都没有起身去看一眼刚出世
的孩子。这已经是彭家出生的第 9 个孩子了。“又是一个终身
劳苦的命”，父亲这样叹息着。他自己的以及祖辈的命运从
来就没有改变过，要说改变，也就是日子越来越艰难。

落日的余辉给彭本立瘦削的身体罩上一层金色，远处的
山，近处的塘也是一片金光。贫穷无奈中的父亲仍然希望儿
子好好地活下来，活得体面圆满，他给儿子起了个乳名叫满
——满伢子。

世界的变化最终会影响到偏远闭塞的纯和村吗？

满伢子的命运会比父亲好吗？

第一章 满伢子从军

1

父母前后共生了七男四女十一个孩子。兄弟间，满伢子排行老七。两个姐姐和五哥、六哥均在十岁左右死去，二哥过继给伯父。活下来的五男二女中，除了妹妹，满伢子是彭家最小的儿子。按照家谱，满伢子属德字辈，依孝悌忠信廉的顺序，取名德廉，号绍辉。满伢子自小清秀聪明，深得父母的宠爱，舅舅也十分喜欢。农家人喜爱孩子，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示，只会有几句夸奖的话语，最多往孩子的碗里多夹上点饭菜。满伢子的舅舅不同，他说，应该让满伢子读书，彭家这么多的儿子总要有个识得几个字，能看得清借据、状子，识得字才好不吃亏。但，彭家实在无力让满伢子读书。

风调雨顺、害虫也不作怪的正常年景，祖上留下的八亩水田里的两季稻谷和五块山地的收成加上父兄农闲时外出打短工、做包工，总可以让全家一年温饱无忧。父亲彭本立原以为儿女们一年年长大，全家老小只要肯下力气，日子总会

逐年好起来。

父亲兄弟二人，一直没有分家，父亲一支人丁兴旺，大伯却鳏居。大伯抽大烟，手头日紧，就闹起了分家，不仅将田产山地分去一半，还将二哥彭德悌过继了去。田产分走一半，收入也就少了一半，父亲一家立即捉襟见肘起来。为弥补生计不足，父亲便租种地主的十五六亩土地。可是，官府赋税不断增加，还要预征田粮，田地的收成三到五成被征走。全家忙碌一年，所剩无几，别说让孩子读书，能吃饱饭就谢天谢地了。

满伢子10岁的时候，舅舅说满伢子读书的事不能再耽搁了，并挑来作为学费的稻谷。纯和村周围有几处学堂，大屋湾还有一所有钱人集资开办的洋学堂，穷人自然进不去，父亲先后为满伢子选择了收费低廉的东家铺、官冲塘私塾，虽然私塾路远，先生唐佬倌、张一斋公对学生也非常严厉，但满伢子不怕，他愿意读书。他想识很多的字，识的字多了就可以独自看《七侠五义》，看《说岳》、《水浒》、《封神榜》，不必忍受说书人只把那些好听的故事讲到紧要关头就停下来的苦。说书人总是在最紧要的关头说，“要知后事且听下回分解”。如果会读书，想看到哪里就看到哪里。可是他只在那条通往学堂的山路上走了两年半，《七侠五义》上的字大部分还认不全的时候，便走不下去了。父亲的身体不好，家里零活得满伢子帮着做，牛也得有人看，12岁的满伢子已经懂得父母的艰辛。

不再读书，彭德廉、彭绍辉的字、号像被遗忘似的无人再叫。

满伢子16岁的时候，做长工的父亲去世了。

在生活的重压下父亲身体一直不好，咳嗽、枯瘦。开始以为会好，便借债看病，病却越来越重，债台也越筑越高，

不得已将祖上留下的田地典当出去，用以偿还债务。农民没有了田地，也就彻底破了产，父亲干脆连租种的田地也退掉了，带病到地主刘福庭家做长工。劳累、愁苦、贫病，父亲双目失明，双腿瘫痪，终于悲惨地死去。父亲去世后哥哥们便带着嫂子侄儿分出去过了，妹妹们小小年纪也都先后出嫁。身子还没有长成的满伢子便顶替父亲去刘福庭家做长工，每月赚得二三百文钱，同母亲苦度日月。

纯和村，是一个散落在一片起伏山岭中的村子，三户两户的房屋均倚山而建，并不讲究座北朝南，人家与人家也没有院墙阻隔，各家门前一块不大的空地就是院子，院子前面一条细细的小路通出，延伸到田间、池塘。彭刘两家同在一个山冲里，屋山挨着屋山的紧邻，却是贫富两重天。

彭家七个儿子，一贫如洗。刘家三个儿子，是村里的顶富。刘家的田地和山林多，村里不少人家都租种刘家的田。刘家的房子是村里最高最大的瓦房，里进外出的加起来要有30多间，院子由长工在出工以前打扫干净。屋内的事情通常由女佣做，有时长工也被招呼着进屋做一些抬抬搬搬的事情。地主家的家具不像一般人家用吱呀作响轻飘飘的竹子做的桌凳，大都是沉重的木料做成，上了光亮的油漆，搬起来总要费一些力气。猪圈和牛栏的活也要长工去做，满伢子宁肯做猪圈牛栏的事情也不愿意到地主的屋里去做事，他不想看人家的脸色。但长工干活，由不得自己，得时时听东家招呼。

彭家茅草遮顶的老屋紧挨着刘家的瓦房，一大早抬脚就到了刘家，一天中却没有转身回家的机会。起早贪晚，两头不见太阳地犁田、插秧、割稻、挑担，累得腰酸背痛。吃的苦不要说了，更叫人窝火的是为刘福庭家的女眷抬轿子。老的少的地主婆爱串亲戚、回娘家，回回外出都得坐轿子，打